

Night

&

Lover

夜与极昼 恋人

Night & Lover

琉玄
著

我也说不好自己究竟是迟钝还是敏感，
你比昨天多爱了我一些，我察觉不到，你只比前一分钟少爱了我一点，
我马上就知道了。

夜与极昼 恋人

琉玄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夜与极昼恋人 / 琉玄著. —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54-8591-5

I. ①夜… II. ①琉…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20325 号

夜与极昼恋人

琉玄 著

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上海最世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品人 | 郭敬明

责任编辑 | 赵 萌

装帧设计 | ZUI Factor

选题策划 | 金丽红 黎 波

助理编辑 | 孙 岩

设计师 | 楚 婷

项目统筹 | 阿 亮 痕 痕

特约编辑 | 三 禾

封面插图 | 孙十七

媒体运营 | 杨 帆

责任印制 | 张志杰

内页设计 | 楚 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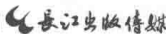
总 发 行 |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 话 | 010-58678881

传真 | 010-58677346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6 号时间国际大厦 A 座 1905 室

邮编 | 100028

出版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 B 座 9-11 楼

邮编 | 430070

印刷 |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 8.25

版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 190 千字

定价 | 28.8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夜与极昼恋人

目录

07_	06_	05_	04_	03_	02_	01_
谁把烟火遗忘	借我春夏	恋就百年	绿光，流落千年	你最了不起	她存在的星轨	只是件小事
—	—	—	—	—	—	—
134	_113_	_092_	_073_	_063_	_025_	_006_

14_	13_	12_	11_	10_	09_	08_
后记	时光后的你	蜜局	星荒慌	向阳迷踪	哪儿来那么多悲伤	触不见的线
—	—	—	—	—	—	—
257	_245_	_225_	_205_	_183_	_167_	_148_

夜与极昼 恋人

琉玄 著

丑小鸭 人恋

想要种许多色彩缤纷的树，

直到它们枝繁叶茂，

我会站在树前叫你的名字，

心安理得地听你说，

好美。

夜与极昼恋人

目录

07_	06_	05_	04_	03_	02_	01_
谁把烟火遗忘	借我春夏	恋就百年	绿光，流落千年	你最了不起	她存在的星轨	只是件小事
—	—	—	—	—	—	—
134	_113_	_092_	_073_	_063_	_025_	_006_

08_ 触不见的线

148

09_ 哪儿来那么多悲伤

167

10_ 向阳迷踪

183

11_ 星荒慌

205

12_ 蜜局

225

13_ 时光后的你

245

14_ 后记

257

只是件小事

没有谁可以成为我的全部，
你最多也只不过是我最难以
割舍的一部分。

+ + + + +

【1-1】

“啊！”

“啊！”

坐在广场中央的长椅上正在吃三明治的男人，和站在他身边不远处正打电话的女人对上视线后，两人同时小声地惊呼起来。

“嗯，好，那我在这边等你来接我。”女人挂了电话，转过身去正面朝着男人，以几乎不可察觉的动作短暂地呼出一口气，然后笑道，“好久不见了，许同学。”

穿着一身西装的许驰骋表情有些惊喜，动作却很失措，他左右看了看，最后慌张地站起来，把手里还剩的半个三明治扔进了一边的垃圾桶里，然后拿起放在椅子上的矿泉水，犹豫了一下，就那么一直拿在手里，冲她笑得露出一口白牙：“许静曲。”

她静默无声地盯着他看了有一分钟那么久，直到许驰骋不明所以地又叫了她一声“许静曲”，她才回过神来，匆匆笑了笑掩饰尴尬。

“你一点也没变。”她说。

其实变了一些。

比起高中那会儿，他现在的头发修剪得短而精神，脸长了一点，下巴方了一点，轮廓更深了一点，身高更是长高了许多许多，以至于她要仰起脖子来面对他，但是他笑起来时，左边嘴角上的那一道笑沟和过去一模一样，没有深一分也没有浅一分。

她还记得第一次发现这道笑沟时，她着了魔般伸出了手去，用指腹摸了摸。

+ + + + +

【O-1】

父母说转学到T市的一所学校报考国内最好的师范大学有加分优势，当他们第一次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接着就说：“手续已经办好了。”

正在读高二的许静曲面对自己学海生涯中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内心升腾出了转瞬即逝的不满，但又实在提不起力气反驳——因为没有什么好反驳的——也没有理由拒绝。

从小到大，许静曲就算不上是个有主见的人——大学毕业后的职业是数学老师，同时准备参加公务员考试，在家乡结婚置业——这个一帆风顺的“理想未来”也是她的父母为她决定并计划的。

她老老实实收拾好了行李后，就独自平静地坐上了远离家乡的

北上火车。

在学生宿舍里安置下来后，她就跟在负责接待的老师身后参观校园环境，听着对方的介绍，“嗯嗯哦哦”地点着头应和，其实心里全是鼓声，什么也没听进去。

刚下体育课的学生们好像一列列呼呼作响的小火车，轰轰地从她身边呼啸而过，他们身上的气息好像热浪——她很熟悉，太熟悉了——这热浪就是“学生气”，成长的气味。

她一直觉得自己老气横秋，明明是同龄人，可是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气质和气味都微妙地和他们站在了分水岭两边，当三三两两的学生在路过她和老师身边大喊“老师好”时——因为过去在学校有过被误认成老师的经历——许静曲立即匆忙而窘迫地低下头去，双手僵硬地垂着，她想赶紧拿到本校天蓝色的校服，用显眼的外在标志将自己划分进学生的族群里去。

“听说中考时你的分数是你们学校的状元？”走在前面的老师问。

许静曲没回过神来，半晌后老师转过身来不耐烦地看她一眼，她才赶紧点了点头。

“挺好的，但是不能骄傲，知道吗？好好学，我们学校很重视好苗子。”

许静曲又赶紧点点头，其实不用交代，她也绝对不会骄傲，甚至如果有人要问她为人自信吗？她也不见得能立即给出答案——并不是不自信，只是从来没去探究过自己的这方面问题——成绩好什么的，也不是说她特别聪明，只是她除了读书以外，也没别

的什么好去做的。

老实本分，没谈过恋爱，至今素面朝天偶尔斗胆也只敢涂点透明唇彩的她，打心底觉得自己可能会是个一辈子的学生，需要被师长管束，就好比现在，老教师背着一只手以另一只手指着三号教学楼介绍时，明明没有在看她，自己却要唯唯诺诺地不住点着头。

“我们上去看看吧。”老师在前面走着，边走楼梯边说，“你被分在高二（四）班，班主任是张老师，教数学很厉害。”

保持着一人距离跟在身后的许静曲，很喜欢这栋教学楼的走廊，老式的石柱护栏，岩石表面被日晒雨淋地留下了一道道需要几十年才能描摹出来的痕迹，她禁不住把手搭上去，它被阳光炙烤得暖烘烘的。

“不听我的，你们迟早完蛋！”

突然传来的呵斥声吓得许静曲收回了手，抬眼才看见是一个男老师站在教室门口训斥两个学生，两个敞着校服的男生耷拉着脑袋背靠护栏站着。

前面领头的老师停下了脚步，许静曲便也跟着停了下来，听了一阵子算是明白了两个男生在小卖部偷东西被抓了现行，考虑到未成年又正值高考在即，学校不想影响他们的前途而放弃报案——其实也是不想影响学校的名声——许静曲知道的，她也一直被灌输“一切以学校声誉为重”的最高指令，看来全世界的学校都一个样。

她见个高一点的那个男生侧面很好看，忍不住多看了一会儿，注意到他虽然和同伴一样低着头，但时不时会撇撇嘴、抬起眼飞快地瞪一眼指着他们鼻子骂的老师，但是在对方的视线从身边人

扫回来时，又赶紧低下头去。

摆明了是不服又害怕，非要摆点模样出来助长自己那微乎其微的小威风。许静曲因为自己也曾鼓起勇气对老师做出了一些人家根本没意识到的小反抗——比如翻个白眼——这样幼稚的举动，所以和这个男生特别感同身受，情不自禁“噗”地笑出声来。

他听到动静，转过脸来恶狠狠地瞪她，刘海遮掩下的眼睛狭长漆黑，里面闪烁着青春期男生的那种小狮子般的尊严。

“许驰骋！”面对他的老师怒喝他的名字，抬手猛地拍了下他的脑袋道，“看哪儿呢？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错了？这时候都能开小差。”

许静曲抬眼见到，他们站着的教室门口挂的门牌写着：高二（四）班。

正值盛夏，她感到自己的耳背被烘得热乎乎的。

+ + + + +

【1-2】

七年之后，许静曲不再扎着高高的马尾辫，浑身稚气已脱的她留着恰好覆盖肩头的长发，脸上妆容无可挑剔，身上的套装价格不菲，最贵的属她那个带着低调 LOGO 的名牌挎包。

她后背笔直地站在人来人往的中心广场，抬手捋开被风吹到眼前来的发丝，笑着问：“你在这儿等人，还是等车？”

因为旁边不远处就是公交车站。

“没有。”许驰骋顿了顿，举起手中水瓶摇了摇，“只是在吃

午餐。”

他说话间，一台公交车发出刺耳的刹车声停在站牌处。

+ + + + +

【0-2】

在公交车上的偶遇让许静曲重新认识了许驰骋。

她并没有特别关注他，只因为那个瘦削的背影有点赏心悦目，所以每天许静曲的视线总是不由自主地要扫过去一两次。学校的制服是最简单干净的白衬衫，他的皮肤比较黑，纤长的手臂从宽大的短袖里延伸出来，好像牛奶里的一注巧克力。

大部分时间，他都没有在认真听课，总是百无聊赖地转着手里的笔，他的手很大，关节凸出，手指修长，所以虽然现在身高不算拔萃，但许静曲知道他以后一定会长得特别高。

他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位置，可能因为调皮，所以班主任没有给他安排同桌，甚至前面的座位也是空的。

他在下午的课上一定会趴在课桌上睡觉，有时候会被负责的任课老师愤怒地喝醒，有时候会被无所谓的老师放任他去睡，偶尔他可能因为睡梦惊醒，揉眼的同时左右张望，甚至回过脸来看身后，许静曲就故作自然地转开视线看向讲台。

也曾经撞上过目光，她就会摆出优等生的架子来瞪他，示意自己已经看到他在偷睡，皱眉摆手地警告一下。

他就恶狠狠地瞪她，甚至挑衅地往前猛地一倾身吓唬她，好像一只扑食的小狮子。

粗野、鲁莽、没脑子、幼稚得要命，半吊子的不良少年——就是许静曲对他的评价，但是——他长得比较好看，一个未成年的男孩儿，但凡在任何一个不好的特质前面加上“长得好看”，就显得凡事都还有救似的，所以班上还会有一半的女孩子偷偷喜欢他，她们没说出口，但那眼神，许静曲看得懂。

她觉得那些女孩子喜欢的感情太肤浅，却在公交车上，因为目睹了许驰骋阻止一个小偷的扒窃现行而立即改观。

什么嘛，这不是很值得叫人喜欢的嘛。她想。

“你刚才不怕吗？”

她是趁着午休外出买参考书，跑了几家书店后现在已是下午第一节课开始的时间，所以在这一站下车的人只有她和他，许静曲忍不住脱口问。

他故作轻蔑地看她一眼，一副“why”的小瘪三表情。

“他们是一伙人，你不怕他们揍你？他们是大人，你这么瘦弱。”

许驰骋双手抱在胸前，昂起下巴，好像在用鼻孔看人。

被他的态度激怒的许静曲换了语气，挖苦道：“真看不出来你会做出这么勇敢的事来，你不是之前还在小卖部偷东西吗？”

听了这番话的许驰骋明显不悦地皱起了眉头，不再搭理她，转身朝学校走去。

许静曲这才感到自己失语，她在原地愣了有半分钟才赶快追上去：“许同学！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开个玩笑！”她嘴上叫着“许